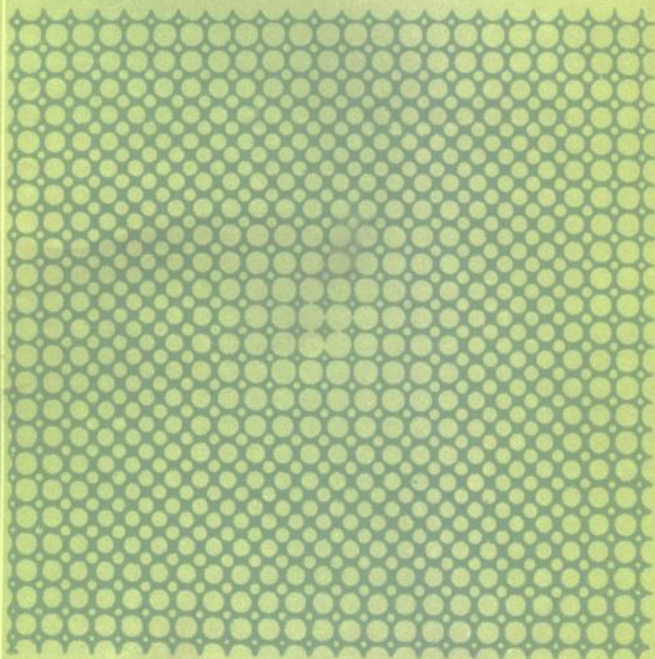


黑格尔哲学新研究

〔美〕施泰因克劳斯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1 2382 5

2R

黑格尔哲学新研究

〔美〕施泰因克劳斯 编

王 树 人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年·北京

NEW STUDIES IN HEGEL'S PHILOSOPHY

EDITED BY WARREN E. STEINKRAU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1, New York

本书据霍尔特·赖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 1971 年纽约版译出

HĒIGÉĒRZHÉXUÉXINYANJIŮ

黑格尔哲学新研究

〔美〕施泰因克劳斯 编

王 树 人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3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装

ISBN7-100-00452-7/B·47

1990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0千

印数 3,400册 印张 10.125

定价: 3.65 元

译者序言

——散论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黑格尔哲学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已被多次冷落，视为古董，或如马克思所言，“被打成死狗”。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先是“宁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掀起一股冲击波。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康德哲学在中国多年被漠视和否定而发的。后来，随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诸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等，相比之下，黑格尔哲学似乎更加“陈旧”了。

在黑格尔逝世之后，如恩格斯所论，德国古典哲学确乎终结了。此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哲学，无情地把黑格尔哲学抛在了历史的后头。这是一种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是，这只有从“现象”的历史演变来看，才是如此。如果说物质生活的发展尚且需要以前累积的生产力为基础，那么精神生活的发展，则不仅必须以先前的精神为基础，而且先前的精神总是以改变了的形态，或者作为元素，继续活在现实的精神之中。就此而言，所有反映一个时代精神底蕴的深刻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完全消亡，而是具有“永恒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思想体系，以及一切历史上产生的深刻思想体系，都不会完全过时。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黑格尔哲学研究所占的比重，似乎是最大的。以至于人们，也包括某些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差不多了，甚至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课题了。但是，如果我们稍许留意一下西方学者近二、三十年关于黑格尔哲

学的研究,例如本书中所精选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就会发现上述的看法太武断了。首先,如上所述,中国以往将近三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实质上乃是用马、恩、列的结论僵化这种研究。可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缺乏一个真正的科学开端。同时,黑格尔哲学研究也象以往将近三十年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决不是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课题了,而是对于以往涉及的许多课题都需要重新研究。谈到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西方百科全书式的体系,有如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一样,将永远是启迪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酵母。在黑格尔之后,许多创立新体系的哲学家,无论是反对黑格尔的,还是赞成黑格尔的,例如马克思、基尔凯郭尔、鲍桑葵、克罗齐、胡塞尔、怀特海、杜威、海德格尔、萨特等等,差不多都不断地受到黑格尔的启迪,从他的体系中吸取过营养。对此,芬德莱的评论是具有典型性的,他说:“不论我们是否同意黑格尔,他的问题、他的解答、他的方法所引起的兴趣,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他毕竟在我们面前摆下了世界上最丰盛的智力筵席,尽管这种筵席也许是最难消化的”(见本书 134 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反对黑格尔比理解他容易,这仍然是真理”(见本书 5 页)。诺克斯这个论断,非常深刻。就以“批判”这个术语而论,本来这是一个名声很好的术语。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批判这个术语,显示了旧形而上学时代的结束和哲学创新时代的开始。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批判虽然具有否定旧东西的意义,但主要不在于破坏,而是在于对于旧东西的不足加以揭露、补充和发展。从本质上讲,在黑格尔看来,批判的根本意义,就是扬弃、创新和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表明,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充分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批判精神。费希特对于康德的批判,并不是使自己的体系完全排除康德思想,而是在康德思想的基础上,揭露、补充其不

足,从而达到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同样,谢林对于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也是如此。黑格尔对于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则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就德国古典哲学诸大师而言,他们之所以各自都能创新,建立起独立的思想体系,首先在于他们都能深刻地理解前人,并在可以立足的先前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可见,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批判”这个术语曾经铺天盖地,但是,由于对其歪曲利用,把批判视为单纯否定和破坏,以致迄今为止,仍然处于十分缺乏真正批判精神的境地,或者说,对于理解和把握真正批判精神,还相距甚远。例如,近代中国至今没有创造出具有独立个性的深刻思想体系,这其中有很多因素,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仍然安于现状,甚至迷恋过去,那么,尽管可以通过开放引进种种外国思想,但中国最终仍然不过是一个各色思想的展览地,而不可能创造出立于现代世界思想之林的独立思想体系。

从近代以来,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趋势表明,东西方思想的相互渗透、融合,日益加强。事实上,思想发展本身,包含着多方位的渗透、融合。在大的方面,这种思想发展,不仅包含有东西方而且也包含古今的渗透、融合。这一点,从本书所汇集的现代西方诸名家论述亦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论述,涉及到黑格尔思想与古今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思想的联系,从而为理解黑格尔思想提供了开阔的视角。相反,我们这里以往在理解黑格尔思想时,却只强调黑格尔当时所处的德国情况,而其中又特别强调阶级和政治情况。并且,如上所述,即使在这方面也仅限于重复马、恩、列的现成结论,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至于黑格尔思想作为历史思想发展的一环,作为当时世界思想整体的一环,它与历史上诸多思想的联系,

以及与现实诸多思想的联系，则很少涉及。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在黑格尔思想的真正思想价值研究方面，几乎长时期处于空白的境地，从而极大地局限了我们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深入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诺克斯曾这样指出：“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他对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缺乏明智的正确评价，则他必定难于理解黑格尔的体系。”（见本书7页）其实，对于诺克斯的观点，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作的补充：如果承认黑格尔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亚里士多德，那么，对于黑格尔思想体系的理解，无疑地也需要有相应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修养。例如，若能把握黑格尔的整体观和精神的能动性，则必须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自因”学说以及费希特的“自我”学说有相当的修养。而若能较深入地理解《精神现象学》的“异化了的的精神”一章，就不仅要具有一般欧洲近代史的知识，还必须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有较深的修养。如此等等。

再从东西方思想渗透、融合的大趋势看，黑格尔也是西方近代这种趋势的杰出继承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黑格尔象当时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一样，对于神秘的东方思想怀有特殊的敏感。虽然由于资料缺乏和当时传教士关于东方资料的翻译不准确，黑格尔对于东方思想，包括印度与中国的思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误解，但是，对于东方思想的实质仍然发表了不少发人深思的洞见。特别是他对于东方专制主义本质的见解：只有一个独裁者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其认识之尖锐、深刻，有如石破天惊。事实上，黑格尔不仅在《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中，通过比较研究，推进了东西方思想的渗透、融合，而且在其他著作中也相当注意这种比较研究。显然，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整体观所使然。正是这种整体观，使他必然把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发展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恩格斯曾把黑格尔的著作列入十九世纪德国的杰作之列，并

指出其中充满了革命的叛逆精神。这是从思想和政治革命的角度，对于黑格尔思想正面所作的一种正确评价。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补充说，黑格尔思想，作为一种带有某种神秘意味而又坚持穷根底蕴的思辨思想，还是德意志民族传统精神的一种光辉发展。就是说，黑格尔思想所凝结的时代精神，毕竟是在德意志民族传统根基上开出的智慧之花。这种智慧之花的生命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枯萎，相反，它将与德意志民族一起长存。这正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传统根基所保持的生命力一样；也象儒家和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思想的传统根基所保持的生命力一样。^{*}不错，在黑格尔的理性思辨统治之后，一种反对这种统治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有如一股狂澜，奔腾发展至今。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经过基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一直发展到海德格尔、雅斯帕斯、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当今由存在主义演化出的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德里达的解构论。从哲学的旨趣上看，这些哲学似乎与黑格尔哲学迥然不同。但是，如果从德意志民族精神这个传统根基着眼，那么，这些思潮所表现的思辨彻底精神，又与黑格尔思想具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对此，加达默尔作了精辟的说明，他指出：黑格尔的批评者中间，没有任何人能损坏反思哲学的迷人力量和真理，他们要么自身矛盾，要么放弃真理。^{**}可见，任何对于人本身及其精神作真正哲学思考的人，黑格尔思想不但是不可回避的环节，而且总可以不断从中得到新的启迪。这一点，已为现代世界哲学发展本身所证明。那些举着各色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旗帜的人，如果他们以为由此可以宣布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值一提的话，那么，我就请他们去看看许多非

^{*} 这里所说的思想生命力，是指这些思想超越时代而对于民族乃至人类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

^{**} 参见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60年，第324页和472页。

理性主义哲学大家诸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著作，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和得益于黑格尔的思想吧。

王 树 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北京崇文门高所

目 录

编者前言	(1)
I 对于黑格尔的一种辩解	马尔科姆·诺克斯爵士 (5)
II 现象学、逻辑学与哲学全书的相互依存关系	古斯塔夫·E. 米勒 (26)
III 黑格尔的现象学方法	坎莱·R. 道夫 (46)
IV 黑格尔的现象学和心理分析	让·伊波利特 (72)
V 黑格尔的感知学说	艾罗尔·E. 哈里斯 (90)
VI 黑格尔的目的论的应用	约翰·N. 芬德莱 (116)
VII 意识和历史：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性之狡狴	施洛莫·阿维尼尔 (135)
VIII 黑格尔、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中介与直接性	卡尔·勒维特 (148)
IX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威廉·H. 韦克迈斯特 (176)
X 黑格尔和东方	库尔特·F. 莱德克尔 (193)
XI 黑格尔的绝对与有神论	F. La. T. 戈弗雷 (206)
XII 黑格尔与神秘主义的理性化	弗里德利克·C. 柯普莱斯顿 (233)
XIII 黑格尔的悲剧思想	沃尔特·考夫曼 (248)
XIV 黑格尔之后	弗朗哥·隆巴第 (273)
译后记	(310)

编者前言

在黑格尔学者中间，存在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亲近关系，不过这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亲近关系。它不是基于智力的一致，也不是基于英雄的崇拜。对于黑格尔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所教导的东西，几乎不存在任何基本的一致看法。从最初的日子起，黑格尔学者在解释上就分成左翼和右翼。也不存在丝毫个人迷信的痕迹，因为缺少魅力的黑格尔，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一个单调枯燥的讲授者。此外，也不存在一丝“经院哲学”的踪迹，或一条正统解释者的路线。不过，一种亲近关系还是存在于今日黑格尔学者中间，而且这种亲近关系，是以黑格尔思想的丰富性和生发力量为基础的。黑格尔的这种启发力影响和激励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思想家，如马克思、鲍桑葵、克罗齐、杜威、怀特海和萨特尔。

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影响在哲学方面引起的演变推断，产生这种影响的思想家，或者他必定表现大量模棱两可之处，其思想因之易于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或者他必定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有话说的折衷主义者，因为他同时涉猎许多领域。不过，虽然在黑格尔那里有难于理解的章节，他却不是一位模棱两可思想的概述者。虽说几乎关于人类经验的每一个方面——从疏远化到催眠术、从颅相学到婚姻、从三段论到宗教——他都讲过一些事情，但是，他的影响却不应当归结在这些事情上。黑格尔的影响，勿宁应当归结于他的哲学的丰富内容和启发力量。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结构和体系，而且这是一个庞大的结构和包罗万象的体系。这几乎是任何学者都完成不了的全体。简单说，其理由就在于，今天能以整体性和

黑格尔式的广博自任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结果，学者们所注重的，只是他的某一方面的思想和含义——这里所包含的某些见识的珍奇，那里所包含的某些智慧的珍宝。

本书的读者在这些文章中，将不会发现对于黑格尔解释的任何明显的一致。实际上，就像精神(Geist)的意义这样单纯的问题，以及像辩证法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存在着不一致。本书的某些撰稿者，一定会对于他们的同行的解释写出批评的文章。无疑，也会有反驳的文章。但是，这在一定意义上应归结于黑格尔的天才。对于黑格尔，整个这一本书都洋溢着一种共同的热情，一种达到与黑格尔思想交融的努力，以及一种对于黑格尔思想博大精深认识。黑格尔的观点在广泛的题目上得到讨论，他与其他思潮和思想家的关系，也得到探讨。但是，我们马上就能想到遗漏的东西——黑格尔自己称之为“否定性劳动”的东西。

这里所有的文章，都是它们的作者以某种方式为本书准备的。其中的九篇完全是新的，并且是特意为本书而作的。有两篇(第四篇和第八篇)，第一次从法文和德文译成英文发表。有三篇文章(第六篇、第七篇和第八篇)，经文章作者与编者商量认为适合代表他们现时关于黑格尔的思想而特别挑选出来的，并由他们为本书加工、修订、补充或稍加改动。例如考夫曼教授的文章，就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的，而且是对更大整体的各部分的综合概述。

本书象我的《贝克莱哲学的新研究》(霍尔特、赖因哈特和温斯顿，1966年)一样，就其合作努力的范围和结果来看，也是国际性的。本书乃是对黑格尔作这种合作研究的第一卷。在这本书里提供文章的，有来自八个不同国家——法国、德国、大不列颠、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瑞士和美国的学者们。为了保证本书的稿子，我们请教了许多世界公认的黑格尔学者。遗憾的是，未能从苏联哲学家那里得到文章。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三位热心于本计划

的黑格尔学者伊波利特、克策弗和勒文伯尔格逝世了。但庆幸的是，伊波利特教授在去世前，看过并赞许他的文章的译文和拟定的标题以及新的脚注。克策弗教授在1968年5月15日最后的一封信里，曾对本书表示关切，他写道，“遗憾的是，没有现成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什么适宜的东西。”勒文伯尔格教授曾暂定同意写一篇序言，因为他的高龄不允许他准备一篇新的文章，但是，在研究文章尚未充分收齐之前他就逝世了。

诸如穆尔、胡克、伊斯顿和亨利希这些学者，都曾在种种问题上给予指教，而文字的润色则是由法肯海姆、瓦尔希、尼古拉和罗森塔尔完成的。应当提出来特别感谢给予指点和帮助的是诺克斯爵士、卢斯教授、勒维特教授、弗伦迪齐教授和考夫曼教授。当然还必须感谢所有文章作者的合作精神和耐心。就每篇译文的情况而言，作者都看过并赞许他们的文章的英文译文。道夫博士受托翻译第八篇文章并得到勒维特教授的赞许。译者感谢勒维特教授在若干编辑方面的矫正，感谢道夫对整个译文所作的批校。此外，伊波利特教授指示我，要向给予他的论文以帮助的拉普朗塞博士表示他的谢意。我也要向在隆巴第教授论文准备中给予特殊帮助的穆斯塔齐欧教授致以谢意。还必须向现在已从霍尔特、赖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退休的卡尔弗博士最先对本书的筹备给予赞助，表示谢意。

沃伦·E. 施泰因克劳斯

1970年12月于纽约

I 对于黑格尔的一种辩解

马尔科姆·诺克斯爵士

黑格尔的幽灵在当代世界上隐现，其范围要比许多人了解的大得多。马克思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而且如某些人所相信，对于哲学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就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即神学而言，基尔凯郭尔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我猜想，在当代世界上，作马克思或基尔凯郭尔追随者的人，远远超过研究黑格尔的人。然而这两个人曾是黑格尔的热诚的学生。他们所写的东西乃是从黑格尔的倒退，如果没有黑格尔著作的某些知识，就不是真正可理解的。从这些假先知的学说退回来和回头研究大师的时期来到了。这位大师的天才超出其同时代的人，也仍然超出其继承者。反对黑格尔比理解他容易，这仍然是真理。

阅读今天说英语国家里的许多哲学杂志，就会发现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论文是由非常缺乏才智的人写成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很少知道和更少关心十九世纪后期以前的哲学史。他们迷恋于现代语言学的语法。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始终意识到他们的事业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的老师采取的哲学观点，却是我称作“实证论的”哲学观点。这就意味着，预先假定关于世界的真理是由某些非哲学的学科所证明的。那些否定超自然王国的人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仿佛全部都应在自然科学里发现。那些相信超自然王国的人则跟基尔凯郭尔一起，坚信那个王国的真理是由神学加以证明的。人们把批判科学语言或神学语言的任务交给了哲学，或者把解释、澄清和矫正普通语言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如果那些采取

这样一种观点的人能够探讨黑格尔的学说，他们必定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一，虽然黑格尔尽最大努力把同时代自然科学家讲给他的物理世界的情况形成一个可理解的全体，他接受自然的尺度，并知道，无论控制自然对于人是多么必要，真正重要的课题还在别的地方。在康德那里激起敬畏的恒星，在黑格尔看来则是一种“未成熟”^①的东西，同样，伯尔尼高地的山脉也不能使他感动。^②他曾准备承认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的真理，但这是什么性质的真理，而且什么是自然？

第二，黑格尔是一位深深笃信宗教的人，但却是一位顶不正统的信教人。全部哲学都依赖于信仰或“绝对的前提”。一种哲学，象在其骨子里带着宗教前提的黑格尔哲学，必定为不信宗教而相信自然科学的人所不容，而且也必定为教条的神学所反对，这种神学摒弃哲学并否定哲学批评教条或使之合于理性的理由。

此外，黑格尔很少为现代的语义哲学花费时间。他说，语言好像是思想的躯体，哲学家有理由批评语言所包含的思想。（《哲学全书》§ 145，附释）集中注意于语言表达本身，把它作为某种既定的东西，以及思考例如为什么在英语中我们说“假牙”而不说“人工的”肢体，按照他的观点来看，就是一种经验主义，如他所说，被称为英国哲学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完全不配享有哲学的名称。（《哲学全书》，§ 7）这就是说，研究一个对象，不是根据不同于一个科学家在记载“六十种鸚鵡学舌或一百三十七种水苦蕒属植物”^③时所

① 这种意见曾见于言谈之中，而我已不可能找到引证。但是，黑格尔对于恒星的藐视是极其明显的。（例如，见《著作集》Ⅶ卷，第 92 页，461 页，克洛纳版。）

② 霍夫迈斯特：《关于黑格尔发展观的文献集》（斯图加特，1936 年）。

③ 黑格尔：《著作集》第 V 卷，第 143 页，引自《逻辑学》。约翰斯特与斯图德尔斯（伦敦，1929 年），II，第 320 页。

可能使用的原则来指导，因此，不是由一个哲学家来指导，而是由一个语法学家或一个语言学家来指导。黑格尔的旨趣不在于人们如何谈论正义，而在于正义是什么，而且他一直把哲学当作常识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奴仆。

康德描述了经验研究者与思辨研究者之间的一种区别：

那些热衷于思辨的人……始终期望类概念的统一……另一方面，那些心理上热衷于经验的人，则一直试图把自然分割成多样性的东西，以致几乎强迫我们放弃能够按普遍原则判断其现象的希望。^④

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的。他试图借助把人类经验的整个王国理解为精神(Geist)的显现，来理解这个王国。精神指“心灵”和“精神”两者，而黑格尔指的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心灵，还是作为神学概念的精神，这是始终不清楚的。但最后他还是把两者加以同一，因为他的哲学就是使他的宗教具体化为思想。

如果这个一般的看法应该成为可理解的，且不说得到接受，则我们必须考虑它的背景。黑格尔的哲学直接源于康德，但对康德，是通过深入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和反正统的宗教信仰这两重有色眼镜了解的。如果阿奎那是一位吸取亚里士多德而写过《神学大全》的哲学家(该书自1879年起成为罗马天主教会官方哲学)，那末，黑格尔也是一位在希腊精神鼓舞下成为现代主义运动的哲学源头的哲学家。这个现代主义运动曾经繁荣于1890年至1925年左右，而现在则象那时期的教条神学一样处于蛰伏状态。因此，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他对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缺乏明智的正确评价，则他必定难于理解黑格尔的体系。这就是造成今天理解黑格尔的困难之所在。另一个困难，而且更加细微的困难，

④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 655 页。